

## 薇薇安的日记：四月

4月1日，星期二：我以为在3月为两个系列所做的所有工作结束后，我能有短暂的休息，但是并没有，接着就进入红色标签所需的最后一个印花版的制作，还要赶上处理其他各种事情的脚步。我必须读伊恩为我写的传记的初稿并作一些笔记。其中我特别要确认正确无误的一件事，是我的动机以及驱动我的力量。

我已经读了这本书的一半，我觉得它是好的。从那些爱我的人们那儿，有些事让我感到意外——那些我不知道或没有体认到的事。

4月8日，星期二：我的生日。因为不喜欢麻烦，我通常不庆祝。待在家，收到花，很美，这天快结束时累积了有一些。谢谢你们。一点的时候伊恩抵达，我们把整本书过一遍。星期二他又来一次，我们从早上10.30工作到下午6.30。除了特殊活动外，四月这个月大抵在做一些红色标签的工作——

主要是修改及完成从义大利寄来的针织衫样品`试穿和为走红毯选择布料，没有做金色标签的工作——

虽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系列，总是被留到最后。辛西亚为了气候革命的工作，和辛蒂一起忙得不可开交，我设法参与一些讨论，尤其是「我们需要谈谈压裂」。



我好不容易出席了其中一次权衡品质与数量 (QvQ) 的周会，这周会的目的是浓缩及减少我们公司的规模及产品。剩下的任何空闲时间都花在和伊恩一起校正我的传记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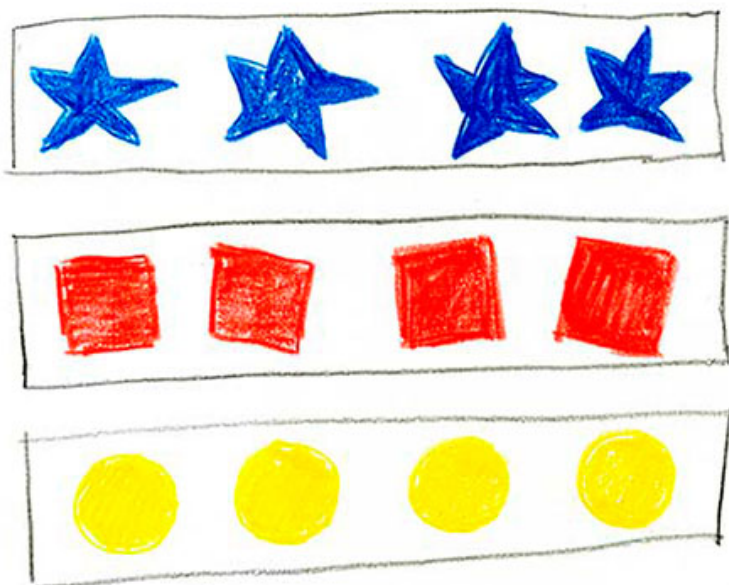
4月9日，星期三：到于尔根家讨论关于我们下次活动的主意—宣传，最重要的一点是选谁作为模特儿。

晚上，和我们的朋友罗伦斯共进晚餐（他带着约翰一起来）。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和某个网路巨头相关。我向罗伦斯要他的简历，而他也给了我：一份很个人的简历，说明他做了哪些事，为什么做。他用第三人称的语气写，我已经把这简历张贴在气候革命的网站上。据我所理解，罗伦斯和约翰寻找他们认为将由获得手机而受益的社会族群，罗伦斯的主要目标是赋予妇女权利，而手机是她们控制及安排生活（比如经由银行业务和小额信贷）的工具。

他告诉我，有一个女人经由使用她先生的手机，找到一个软体，用这个软体，她教会自己写字，然后再教她村子里其他的女人，现在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人—我想，是和通讯相关。

不可避免地，谈话的内容带到网路之恶。我想到5岁的莉拉坐在妈妈旁边（她必须带她来工作—

和我们一起），在她们可以回家之前，想办法打发时间。莉拉有一台电脑！这是她的任务，她必须安排不同颜色的形状成为这样。



手画的看起来不怎么坏。但我从没看过比她萤幕上整齐的图形更丑的东西。我说：「那真的很无聊，不是吗？每个人都知道蓝色和红色，或星星和圆圈的差别，我猜这是为两岁小孩设计的游戏。」（上帝不容！）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她回答说，一面启动标准的小英雄避免或消灭那些不间断迎向他的垃圾东西的游戏。人类经验的最低点，毫无美感与志向。

有一次，一个家长为这些游戏辩护，说这对训练反射反应有益；童年时我玩过许多奇妙地令人振奋的游戏：跳绳，往墙上或门上耍弄2颗或3颗球，弹子戏和桌球，这些对反射反应都很有帮助。如果我是莉拉，我会读书或画画。

只按键盘而不思考，不停地分心，没有焦点，和现实脱节。

另一个我们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的是，社交媒体使抗争活动成为可能。这是好的，而我们真的需要在这方面多加建设。还有，网上请愿到底有多有效？维基解密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已经揭发了事实及宣传之间的不同。人们不再轻信政治宣导，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其中有一些变成种族歧视（或伊斯兰歧视）的政党。之后会谈更多和这相关的内容。

和罗伦斯谈话很好。他问该问的问题—我们谈论对我而言重要的事情。

4月12日，星期六：做完瑜伽，大约中午我们搭出租车到我弟弟戈登和他的伴侣洁若汀家。我们开车到在潘耐思的葛罗索普，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带着一本洁若汀的书，在高速路上我才开始读—

鲁道夫·纽瑞耶夫的传记。我们要去参加表姐的金婚庆祝活动。我和表姐伊迪丝有很多年没见面了，当她打电话来邀请我的时候，她告诉我某件事，我有听到但忘记了。他的先生肯中风，且因此瘫痪了。过去八年来，伊迪丝除了一周打一次高尔夫球，她的生活就是照顾他。她说的方式是这样的—「我必须整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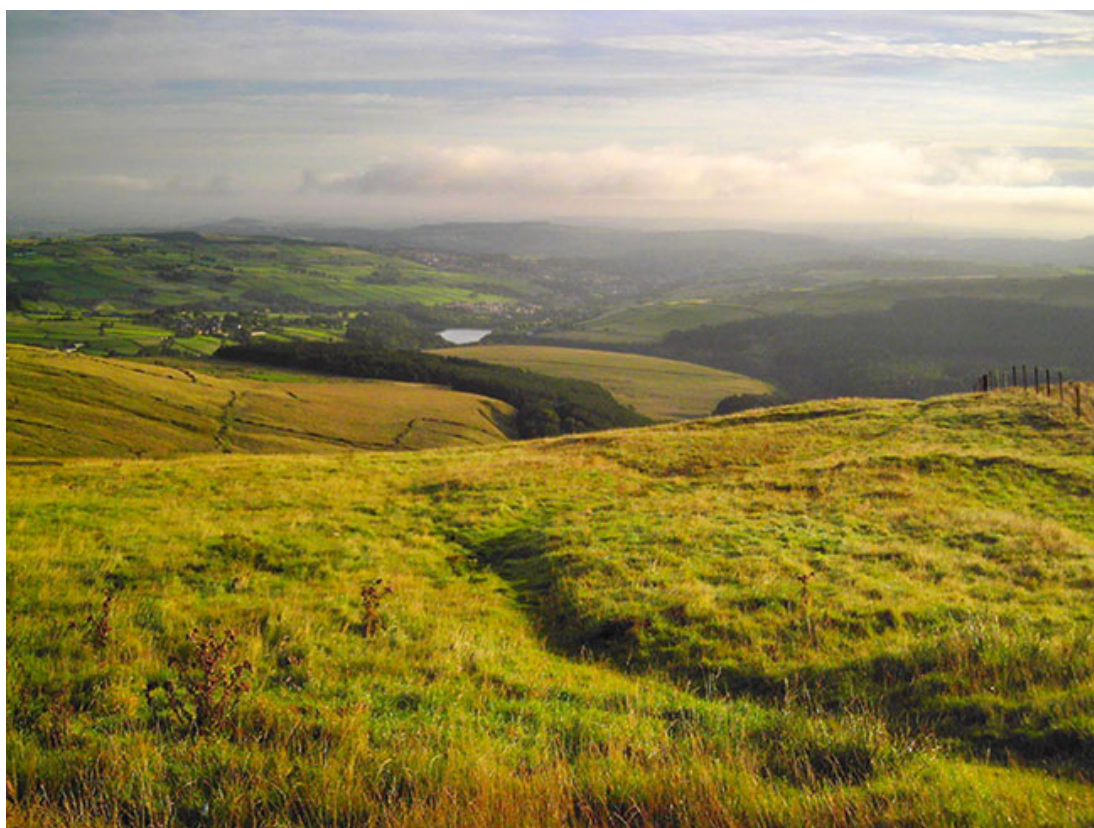
对肯来说必然更困难，但尽管困难重重，人们始终热爱生命，我当然要去参加。伊迪丝告诉我，我（当时13岁）和一个小男孩，是结婚照上的宾客中，到如今依然存活的两个。

仪式很美好，好的自助餐和好的演说。我们和我们的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重逢。

我们在旅馆中待了两晚。我的表亲海柔与家人和我的同学迈克来看我们。我享受和戈登相处的时光，他是个充满资讯的人。我还喜欢和青少年孙儿李和天空以及他的男朋友辛聊天。我告诉他们我的生活哲学，你必须跟随你感到兴趣浓厚的路径。我还记得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女孩儿们来说，最迷人的工作是当护士或老师，否则你必须做秘书或会计；现在还是一样。我建议天空，她可以修学艺术史。

安德瑞亚从没到过那里，他「不知道英格兰可以像那样」。这里很美而且这是我的家，我想我们都最爱我们的出生地。隆登戴尔谷地分布在山丘之间。从我们家可以通往三个方向，每一边都完全不同：德比郡皮克区的绿色山丘，柴郡的树林，约克郡的荒原。

我们开车载安德瑞亚经过荒原地区到荷姆弗尔斯（电视剧：最后的夏日之酒），堆叠的岩石颇为壮观，曾经是个羊毛小镇，工厂盖在人烟稀少的山丘之间，以方便取用水力。我们想要到跨越荒原、约两个小时车程的麦颂罗伊德，去一间木鞋工厂，但我们没有时间。



星期一我们和海柔及她的女儿宝拉一起散步，走过燕子林，然后下到魔鬼桥，就像以前一样

。当孩子们在水里玩的时候，其他家人们会在溪边野餐聊天。安德瑞亚爱极了这儿，我们「经过上头」走回去，在那儿我们被一只找妈妈的小羊跟着，他之后找到了她。他是只小公羊，所以他很快会被宰杀——

宝拉说当这些小羊们被带走的时候，她觉得很遗憾，你听到羊妈妈们整夜地哀嚎。之后我们开车经过壮观裸露的荒原，然后回到伦敦。

4月18日，星期五：到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聆听圣约翰受难曲。启蒙时期的交响乐。记住，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完美」的概念。有一天我将仔细地解释。

我自小在英国圣公会宗教的背景下长大，我们所唱一些赞美诗的曲调是从这曲目而来，但根本不太可能确切地对上，因为这音乐是如此丰满：合唱团及乐器，合唱团高音部的伴唱，和逐渐增强的低音部，和曲调的累积，层层叠加，不断改变及增高；音乐充满了你，你无法把它钉住，你不想这么做，你只是这世界（一个让你入迷的世界）的一部份，而你骑在巴洛克音乐的催眠旋律上。这是新教之宗教礼拜的不同之处，当你，你自己和每个人一起歌唱时，让音乐充盈你，否则天主教礼拜早被合唱团带走了。在其间的是咏叹调，每个不同的声音由不同的乐器伴奏，而故事由朗诵者诉说。这一位，杰若米·奥文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的表情、声音和动作是如此清晰！

整体而言：充满了有所节制的丰盛。你也许可以将之和亨利·卢梭画作中重现的自然相比较。

4月19日，星期六：马克·史拜的生日。马克在还是个孩子般大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工作，至今许多年了，由主要设计师，他一变而成机械师，接着管理我们的大卫斯街分店。我们仍有记得马克掌店时期的顾客，还穿着他为他们搭配的服装。很棒的造型师。他的朋友为他安排了惊喜——我们都到了。他享受了美好的时光。

4月20日，星期日：到康沃尔，待在我儿子乔那儿。家族成员试着在复活节的时候聚在一起，庆祝对我母亲及父亲的回忆。朵拉在年里的这个时间去世。



4月22日，星期二：安德瑞亚和我今天回去。我刚完成这些摘录的编写及选择，纽瑞耶夫传——[第一篇](#)、[第二篇](#)，我分三篇刊载在气候革命的网站上。在我们开车下去时我还在读——开安德瑞亚的车，这辆车他很少开，多半借给朋友开。

我希望我们可以多待一天，但我们必须回去。我们所在之处很棒，在火炉边聊天`烹饪。比起潘耐思更为甘美（当我孩提时代住那里时，从不曾看过樱草在那儿生长，只有零星的堇花及很多野风信子），但这里树篱边的土堤就是精灵的花园。

4月23日，星期三：于尔根到我家拿我的肖像——是传记要用的。他显得开心，传记将会很棒。我们一起吃了些东西`聊了一下，他是我们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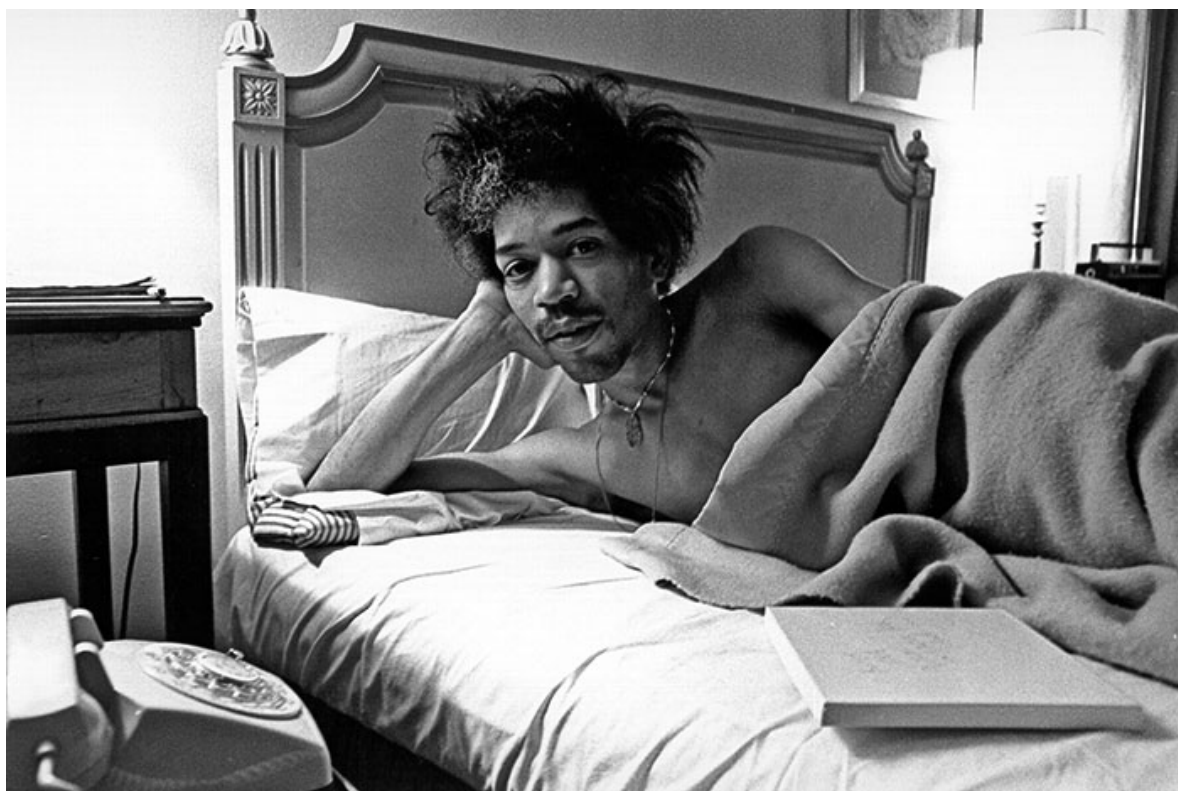
4月26日，星期六：莎拉为她的朋友们举办了一个家庭晚会，他们刚好也是我们的朋友。我给莎拉一条小围巾，其他人带了蛋糕和酒。她煮了十分，十分好吃的咖喱餐点！我们都待在

厨房聊天`吃东西，直到莎拉最后把我们请到楼上的客厅，在那里，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跳舞，而且柯博特在那儿调制鸡尾酒。柯博特是莎拉的丈夫，他的乐团（Zodiac Mindwarp 和 The Love Reaction）不时还表演——他从事资讯安全的工作。

柯博特让我握着他最喜爱的吉他，它是如此地重，我没法子拿着它超过一分钟。当他给我另一把吉他，我发现所有的吉他都很重，我或许可以抱着那把大约十分钟。我说：「亨德里克斯是最伟大的摇滚歌星。永远。」（那包含了猫王）「最好的，」柯博特赞同地说。

难怪吉米·亨德里克斯把那把吉他各处抛着，把它从自己身边丢开，减轻重量，再把它像舞伴一般地拉回来，难怪他放火烧它，就像它是他的爱人。人们说他总是背着吉他。（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安德瑞亚叫我去看电视，但我们没有看完，因为我们不想听到关于他死亡时的事）。这些明星只能活到年轻的岁数。我这辈子生活着仿佛我是年轻的，但是现在我老了，我不只了解到青春的珍贵，也了解到它实际上是别的东西。

吉米是美丽的。还有他打扮的方式！当时没有像他一样的，他顾盼`演奏`移动和歌唱的方式；他有一种在呼吸时歌唱然后接着说话的方法：他像风一般地歌唱。吉米·亨德里克斯。



没有意料到的事发生了。我们的朋友罗伯特喝醉了。没意料到的是他说的话：「薇薇安我们全都得投英国独立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这国家会有伊斯兰教法。」不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让他看到这两者间毫无关联，所以我们一个一个都忽略他，他在那过夜，隔天早上他告诉莎拉他没有要投英国独立党。他怎能在喝醉时想到这样的事呢？「酒后吐真言？」

在各政治派别中这么流传着：英国独立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可悲的卡梅伦和米利班所领导的两个主要政党的错。当然是。当他们说情况会变得更好的时候，人们不相信他们。也有例外，因为投机的关系，有些人由房地产市场的增值中获利，但这给穷人带来更糟的生活。过去几十年来，从这整个世界被带进资本主义系统以来，根据一般统计数据，穷人变得更为穷困。资本主义只能在强壮的猎物变得虚弱时蓬勃发展。当这系统持续，贫穷也会增加。情况是如此地糟，到如今各地的穷人都更穷。

英国独立党和这两个主要政党是一样的，同样带往毁灭的老配方，唯一不同的是英国独立党给了我们一个敌人。资本主义以战争心态运作，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敌人是必要的（读「1984」）。如果我们要拯救自己，仇恨跟民族主义是我们需要清单里最后的两样：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新的政治。如果我们采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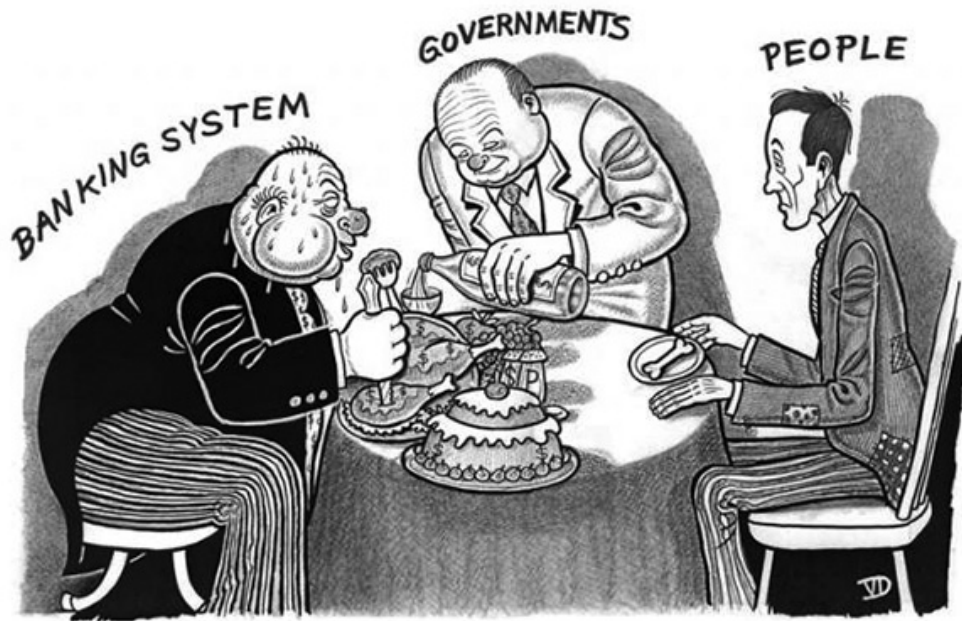
「对这星球好的，是对经济好的；对这星球不好的，是对经济不好的」这样的原则，我们将会得到。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WHAT'S BAD FOR THE PLANET IS BAD FOR THE ECONOMY"

这当然是气候革命，也是绿党的目标。





我们的政客太过害怕，以至于不想改变他们的政治。我们的政客是反人民的。他们太害怕改变只支持大企业的政治。麻烦的是，一般民众也怕。200年来，我们被训练为消费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依赖于消费，我们同意企业可以赚取不合常理的利润，因为那为我们带来「成长」——

不论那利润是否渗透到一般百姓。我们必须先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之后我们才会拥有金钱真正的价值。

4月27日，星期日：巴比肯中心。马勒的第7号交响曲。我问安德瑞亚我该写些什么？他说：「不知道他的人该试着去认识他，每一次我听他的音乐，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验，我真的认为它在生活中添加了些什么。」

我（安德瑞亚）第一次听说他，当然是在维斯孔蒂改编自托马斯·曼小说的电影「威尼斯之死」。我当时很年轻。有任何人看过任何更好的吗？你听到沙滩上的闲聊及儿童玩耍，然后音乐声盖过它们——那是维斯孔蒂。」



*席瓦娜·曼噶诺，威尼斯之死—服装：皮耶罗·托西*

4月28日，星期一：举办活动拯救大黄蜂的人们（[大黄蜂的困境](#)）来找我。我对于能对着摄影机在他们的影片中说几句话感到高兴。我提到任何事都是互相关连的。问题是人们只看到孤立的事件：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毒害地球，而改变大气以及气象模式，而因此失去蜂类，那时我们将发现另一个孤立的解决方案——就找些便宜的人力，而人类可以帮植物授粉。

